

Yitiao
De
Fanchu
Gou

一条反当^的狗

哎哟，我的高三

管笑笑 /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一条反当^的狗

哎哟，我的高三

管笑笑 /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◎ 管笑笑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条反刍的狗 / 管笑笑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1

ISBN 7-5313-2534-9

I. 一… II. 管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678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8mm×210mm	印张: 6.75 插页: 2
字数: 190 千字	印数: 1—6 000 册
2003 年 1 月第 1 版	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 常 晶	责任校对: 潘晓春
封面设计: 杜 江	版式设计: 杜 江

定价: 12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一条反刍^的狗

我们总想在爱情中得到救赎，心灵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，却因为自身的不成熟和脆弱，重重地摔了下来，摔得体无完肤。

——李欧·卡霍

{ | } 爱的容器



002



你好吗？颜晨。现在你在做什么呢，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你记得也罢，忘了也罢，我可能又让你觉得难以捉摸了。上次我逃了，这次我又做了逃兵，不，我不是在逃，只是想不出理由了。也许有些路是不需要走到底的，有些问题是不必苦寻答案的。我一直怕错过，所以拼了命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去追逐着；即使自己再也无力承担，也不忍放手。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失去和获得中徘徊，与太多的人和事失之交臂，怎么挽留也来不及。我累了，不追了。也许错过的同时也意味着另一种获得。

我曾是多怕错过你。

“生与死之差比五公分的栅栏还要窄，在跨越栅栏的一瞬间，如同坠落在高楼大厦缝隙间的流星一般。”

那大概就是我当时的心境吧，那天我在餐厅等你的时候想起了这句独白。一秒，二秒，我在默数着，数到七的时候，我放弃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只是害怕。有时我也会问自己后悔吗？如果我留了下来，现在的我会不会是最幸福的人呢？你曾是我的梦想，是可以把我带出阴影的人，我想你是可以做到的。你曾是我期待中的某个人。可我放弃了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的梦想破灭了。如果，如果，人总是在想当时如果这样……我会怎么……明知没有，还是拼命去想。推荐给你的剧集不知你看了没有，喜欢它就因为这句独白。五公分的栅栏在短短的几秒中，我跨过了，我的生活的时钟不会再和你共鸣了。想到这里我有些难过。

记得吗？你总为记不住英语单词而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差。其实

我是羡慕你的。如果把一切都忘了该有多好。可我忘不掉，也不想忘。没有了记忆只剩空洞的话，有什么能证明我们的足迹，历史呢？为了不被遗忘，我选择痛苦，痛苦总比彷徨来得真切。

我留恋着消逝的彩虹，不甘心地登上山峰期待奇迹，可失去就是失掉了，放手就不要再犹豫了。可我又回头了。觉得自己好没出息。那时的我还不懂怎么爱一个人。

我屋里的东西总是很多，有太多我不忍丢弃的。看我们的合影，我们当时有多傻。你的贺卡，写给你的信，太多了。我要好好整理一下。

这是一个香水瓶子。用磨砂玻璃打成的玫瑰花苞形状的香水瓶，情人节买的。香水被我用完了，同时买的巧克力也被我吃掉了。我想把你的气味收集到这个小瓶里，封上口，掷向深海，让它在黑暗的海底慢慢沉静，慢慢酝酿爱的味道。

现在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此刻的你一定在某个地方被某人的气息包围了吧，你的脑海中，是否闪过我的名字？抽屉里有一块有褐色污点的白色手帕。那是一次登山时我流了鼻血，你把自己的手帕递给我，事后我买了一块新手帕还你，你微笑着接过，说不用客气一类的话，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心情，如同身处雨后的森林，被清晨明澈、温柔的阳光拥抱着一般。

窗外飘着小雨，没有阳光，高中校园里的几株白色玉兰不知开放了没有。于是在这样一个微凉的夏夜，你的笑容开始在潮湿的空气中分离开来，丝丝缕缕游离飘荡，飘荡在空气中，不经意间逃逸到窗外，再也追寻不到。

我想到将信件付之一炬，红色的火苗会将纸张边缘烤得焦黄，慢慢蜷曲起来，火线缓缓通向纸张的心脏，留下一道道紫红色的痕迹，直到纸片变成黑色蝴蝶的残翅。

身边没有打火机。

带着信去了浴室，在水的温柔包围下读写给你的信。曾经对你说过希望有一天可以到贝加尔湖，想象自己穿着缀满蕾丝花边的黑色裙子，慢慢沉下去，长发荡在碧蓝的湖水中，黑得让人想起最深最浓



的夜。曾经有个人告诉我他想去世界上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而我们哪儿都没去。我认为我已走远，回过头来，才发现我仍停在原地，一人躺在浴池读写给你的信。

水太热了些，我头脑晕沉起来，手松开，纸张滑落了，飘在潮湿的地面，无法做点什么，眼看它成为一摊软湿湿的淡蓝色纸泥。

我把它捧在手心，走到马桶前，放水冲走。干净利索，了无痕迹。一汪清水冒了上来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

你看，终于，我找到了一个容器，不高尚，很卑微的容器。

怔怔地看着马桶里的一汪清水，我慢慢蹲下，哭出声来。

004



[2] 写给 YUSUKE

Dear Yusuke:

你好吗？

今天我决心给你写信。写完了也不会寄给你。我的确是个胆小鬼。即使这样，我也要写，你认为这是一件徒劳无功、很无聊的事吧。但我还是忍不住拿起了笔。大概我这个人天性如此，老爱和自己过不去吧。明知道你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信，我还要写下去。

窗外下着小雨雪，天空灰蒙蒙一片。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日子吧？那天也是这样，阴郁的天空。我们两校是友好学校。偶然地，我和你被分到一组。我拿着写有你名字的小纸片，yusuke，心中猜想着你的样子。头发染成金黄色的你走向我，微笑着说：“嗨，你好！”那天我们的话不多，感觉很陌生。通信的时候也猜想过你的样子，但绝没有想到你看起来这么……也许我骨子里还是个很传统的人。晚饭时候你的话突然多了起来。看演出的时候你露出

孩子般的笑容，让人想起密林深处阳光照耀下清澈流动的溪水。你与我一样，遇到窘迫的事情，总是下意识地用手把头发绕成一个个的小圈。你也许注意到我的目光，羞涩地笑了。突然之间感到我们之间是那样的亲近，好像认识了好久好久。就是这样，yusuke，就是这样，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对自己说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！yusuke！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日本名字 yumi（由美），和你相近。

[3] 清晨



005



清晨，六点半起床，睁开眼，发了一会儿呆，磨磨蹭蹭穿上衣服爬下床来。苏琳趴在桌上做题，桌上摆着一摞一尺厚的黄岗试题。昨晚我咬牙苦读到凌晨二点，最终还是熬不过她了，半夜口渴醒来她的灯还亮着。大清早这个家伙还是这么精神，该不是吃了哪位仙人的灵丹妙药吧，精力充沛如浑身是劲的劲量小子。我的抽屉里健脑益智的丸药倒是一大把，凡是市面上能见到的益智保健品通通都到我这儿报到了。数一数，自己都吃一惊，足足不下五种。每逢周末回家，妈妈总要往我书包里塞几大盒药，好像吃药同吃青菜萝卜一样正常。刚开始我将信将疑地乖乖吃了几大板胶囊，结果只是给胃肠增加一点额外负担。

“醒了。”苏琳觉察到我的目光，抬头打了声招呼，头又埋进书本里。“哎，”我受宠若惊地应了一声。高三第一天，苏琳找来一张纸，上书“闲谈不超过一分钟”。结果不到一周，苏琳就因我破了一次例。周末回家看了电影《情书》，一返校，兴致勃勃主动请缨讲给苏琳听。苏琳没有多少兴致，不耐烦地频频看表，隔两秒就用大大的眼睛瞪我，可能我兴奋得有些醉意，感觉良好地讲下去，直到苏琳气



恼地嚷了一句，“你烦不烦呀！”我才酒醒一般回过神来。以后的几天苏琳的话特别的少。大概是想追回被我这个傻瓜耽误的时间吧。

苏琳的头发一缕缕垂在眼前，遮住了半张脸。那张脸一定是眉头紧锁，青筋暴出，眼睛瞪得如铜铃般。我的尊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脸色暗黄，跟实验室里的硫磺一般颜色，鼻头上几颗小痘痘也冒了出来，大有星火燎原之势；干涩的眼睛木呆呆的，严重睡眠不足。我这个样子，yusuke 一定不会喜欢的。那天我没有现在这般难看吧，应该没有吧。

大众的审美情趣真是奇怪，再病态的美一旦流行起来，也会变得再寻常不过。每次我望着杂志的封面女郎叹气时，就想起妈妈的断言：“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就是容易长胖，过了这一段就会慢慢瘦下来。你现在不是正合适吗？你啊，永远都不可能瘦到那样。”高一时曾刻意控制食量，没过几天就被妈妈觉察了，狠狠教训了我一通。到了高三，那种身材更成了遥不可及的美梦。周末回家妈妈便给我炖乌鸡当归汤说要给我大补。天啊！

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，乞求佛让我在最美的时候遇到你。可惜我没有，我在最美的时候会遇到谁呢？不是你，yusuke。

六点五十分在食堂吃早餐。我要了半份馄饨外加一个小圆面包，吃得好像太多了，高三嘛，适当补充点营养，可以原谅。我很阿Q地为自己开脱。

升入高三，身边的同学都瘦了一圈。而我却是猛增三斤，原来宽松的裤子穿起来都有些吃紧，每每看到自己在镜中的形象，都不忍再看第二眼。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，我还是拣了一个向阳的桌子坐下来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美餐。远处过来一个男生，恰恰坐在我对面，满脸痘痘，双手被油条弄得油亮，嘴里像塞进了两个李子。手上正忙着将一根油条浸在牛奶里，等牛奶把油条浸透了，他用筷子夹住泡得软塌塌的油条汤水淋漓地塞到嘴里，白色的汁液沿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。他一门心思地嚼着，半截油条便在空中颤悠悠晃着，星星点点的牛奶溅到我的袖口。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他慌忙把右手插进了裤兜里搜索着，大概是找纸巾吧，“没关系，不

用了。”我说。他咧开大嘴向我笑了笑，缩回手来，继续享受他的早餐。倒霉，一大清早就不顺，我站起身想换张桌子，环顾四周，桌面上满是汤汁、面包屑、鸡蛋壳，一片狼藉。我重新坐了下来。这顿饭我吃得比平日慢，一口一口细细咀嚼。见鬼！眼前的这位明明不是帅哥，我吃得还像淑女。身边走过几位脚步匆匆的老师。女老师的高跟鞋敲得地板当当响，像是在冲锋陷阵。“嗨，早呀！林筱亦。”正当我胡思乱想时，不提防背后被人狠狠一击，差点噎得背过气来；不回头也知道是大嗓门周晓颜。周晓颜的家离学校很近，仗着地理位置的优势，高一高二时休想在上课铃响起之前在教室里看到其踪影出现。常见的情形是：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，周晓颜紧跟在任课老师后面吐着舌头，满面笑意，一路小跑溜到自己桌前，慌手慌脚从鼓鼓的、黑色大帆布书包里翻出皱巴巴的课本来。这是晓颜每早必修功课。大家也习以为常了，她早到一次，大家反而还有些不习惯。两年来晓颜每早必踏铃而入，无一例外。不过体育课晓颜却从不迟到，总是第一个早早来到操场，她是班上的体育委员，酷爱篮球。下午放学后篮球场上总有她跑跳的身影。不过晓颜常常是一个人玩，很少有女生和她一起玩。这倒不是因为晓颜人缘不好，只是多数女生（以我为代表）技术太差，身体海拔又低，实在是羞于和她共较球技。不过自从《灌篮高手》热播后，冷清的篮球场便热闹起来。大家仿佛一夜之间爱上了篮球，嘴边总挂着樱木、流川枫的名字。阿凡是个百分之百的樱木迷。一次，阿凡与我在车站等车，等了一刻钟，公车仍未见踪影，阿凡嘴里嘟哝着，不停地看表。“来不及啦！”“什么来不及呀？”“看不上樱木！还有十分钟就要放了。”阿凡一脸焦急，“我走了，bye bye！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已钻进了一辆出租车，绝尘而去。后来在阿凡的怂恿下，车站又多了一个频频看表、一脸焦急的我。和阿凡不同，我喜欢不太令人瞩目的三井寿。一个曾是街上小混混，后又重返篮球队的人物。三井虽曾风光一时，但几年的颓废生活已使他体力大幅度下降。一次比赛中，三井体力不支中途退场，连拉开易拉罐的力气都没有。当易拉罐从三井手中无力地滑落，跌落到台阶上时，我心中一酸，可能就是这一个小片断使我喜欢上了他。一本杂志分析道，





这是高中女生心里的温情与天生的母性混合的一种情绪。这分析倒是有几分道理。几年前风行一时的宠物鸡、宠物猫就成了不少人排遣心中柔情的一个途径，而不需担心会受到伤害。希望可以对一个人说：“我喜欢你，像喜欢朋友送给我的泰迪熊一样喜欢你。”我就是喜欢这样子，任性地喜欢你！

就在樱木、流川枫搞得电视火爆异常时，我们恰好开设了篮球课。我和晓颜分到一组。教我这个笨徒弟，晓颜没少费功夫，但一到投篮考试时，十个也难得进一个。看到其他人的篮球都乖乖进了，而我的球连篮框都打不到。投到最后，心越慌，动作也变形得越厉害。十次投篮，我竟是一个未进，体育老师摇了摇头，脸上表情分明在说：朽木不可雕也。我又生气又委屈，死命地把篮球扔了出去。四月的温暖阳光照在不断滚动的篮球上，在操场上投下长长的影子。我周围的一切都是这么快乐。阳光是温暖的，空气是清新的，人群是快乐的。只有我，只有我不快乐。篮球忽然停住了，一只白鞋挡住了它的去路。是晓颜，笑吟吟的。“别难过了，放学后我们一起去练投篮吧！我这个老师包教包会，保你下次得个优。”我低头不说话，晓颜又拿出她的最后一招。她的这个绝招应用到我身上总是屡试不爽。“好了，我请你吃‘可爱多’吧，上次我说好要回请你的。”“真的？”我兴奋地从长椅上跳了起来，拉着晓颜就向小卖部跑。对于我这个馋猫来说，投篮考试的受挫感在“可爱多”的诱惑力面前早已丢到九霄云外了。我也常常自嘲：如果哪天我万念俱灰失去生存的勇气时，只要请我吃一顿大餐，我便会记起世间种种依恋之情，舍不得死了。

胡思乱想一番，只觉得索然无味。回忆意味着失去，我失去了什么呢？我说不清楚。



[4] 教室



我坐在教室里，听着手表的秒针嗒嗒的走动声，对数学试卷一筹莫展。“收卷了。”数学汪老师走了进来。话音落下，后面立刻传来桌椅移动的声音。“这回死定了。”我一边想，一边飞快地在试卷上写上一些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的公式，一切都是徒劳。两节课后，汪老师宣布了成绩不及格的名单，自然有我。午饭后，我拿起试卷去找汪老师面批。刚踏进办公室我又迟疑了。汪老师正被八九个同学重重包围。我连靠近办公桌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站在门口停了一会儿，转身退了出去。迎面走来两个高二女生，开心地舔着冰激凌，旁若无人地大笑。

009



回到教室，只有我和一个男生。“哎，杯筱亦。这道题怎么做？”那个男生指着一道题问。“对不起，我也做错了。”我歉意地笑了笑。

他脸上露出有些不屑的神情，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。我呆坐了好一会儿，直到一滴早已在眼眶里打了无数转的眼泪落在书桌上。

[5] 写给 Yusuke



Dear Yusuke:

你知道吗，我感到很痛苦。现在这个时候我的同学们正在拼命地做题，而今晚我连一道题都没做。我很害怕，害怕考不上大学。每当我下定决心，拿起笔准备做题时，

一种莫名的情绪控制了我，我写不下一个字，一个公式。我已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了，压力越大，我越想逃。真想逃得远远的。但是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

现在北京还很冷，昨天刚下一场雪。雪很大，很美。东京好像比较暖和吧！

房间很静，我甚至都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。只是一写下你的名字，心脏就跳动得快了许多。

Yumi



[5] 情人节



周五那天恰恰是情人节，要不是同桌拿出巧克力给我吃，我都忘了世上还有这个节日。一整天，教室都很平静，准确说是沉闷。只有在发试卷时，才会出现短暂的骚动。

鱼儿在平静的潭里呆久了，也会憋死的。中午自习时，我猛地冲出教室，也不知想干什么便跑上了楼顶。风很大，吹到脸上都有些痛。我气喘吁吁地扶着栏杆，仰起头向着蔚蓝的天空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松树上的积雪在中午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很耀眼，我一时有些眩晕。

“筱亦，今晚和谁一起庆祝呀？”放学的路上遇见了同宿舍的薇薇，薇薇笑咪咪的。“没人，自己一人做题吧。”我淡淡的。“这么刻苦！”薇薇吐了一下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，飞快地从书包里拿出一盒巧克力放在我的手提纸袋里。“送你的，情人节快乐。我今晚不回宿舍睡了。”说完薇薇便飞快地向校门口跑去。校门外一个高个男生正在兴奋地向奔跑着的薇薇挥手。

回到宿舍，一个人都不在，苏琳去北大找一个朋友补课去了，估计十一点钟才能回来，唐娜这些日子也不常在宿舍睡了。听说她妈妈帮她请了一个很好的家教，每天辅导三小时。



巧克力打了开来，盒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小字条，全是些甜蜜肉麻的话。睡前做了两套试卷，吃了一块巧克力，便沉沉睡下。

第二天醒来已是九点了。妈妈来电话催我回家。我说我想再学一会儿。一上午的物理题目做下来，头昏脑涨，错过了食堂的开饭时间。还好橱子里有方便面。水不很热，面没有泡透，委委曲曲地蜷成一团，温吞吞的水，黑褐色的酱汁，星星点点的干瘪的蔬菜碎屑，一切都是那么无奈，浑浊。半透明的面条嚼在嘴里有些脆，汤是温凉的，透着一股油腻，蔬菜碎屑也噎人喉咙。饿的厉害就把面吃掉了，衣服上，手上，口腔里，屋子里，弥漫着那种令人沮丧的气味，久久不去。我去刷牙，但从胃的深处泛起的气味让人懊恼不已。饭盒油腻的可以，不禁想把它丢在一旁。妈妈又来电话了，很快地我坐上了回家的车……一切都是如此令人沮丧。

011



周一，我被汪老师叫到办公室面谈。

“来了，坐吧。”汪老师指着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。我坐下，身子紧绷得像张满弦的弓。“昨天你怎么没来面批呢？我一直等你。”

“我看人太多，挤不进去。所以就没找您。”

汪老师轻叹了口气，缓缓地说：“那你以后来早些，来晚了问题就得不到解决，问题越积越多，小问题变成大问题，要解开可就难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目光一直停留在桌上的一株文竹上。

“这次你考得真的很不好。我都奇怪，林筱亦是个好学生呀，怎么这几次考得这么差。来，搬椅子过来，我给你讲。”三小时后，汪老师的额头渗出了汗珠，走时我有些怯怯地看了一下汪老师的面庞，一看到她的眼睛又马上转开视线，汪老师注意到了，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怎么不敢看我呢？我又不是老虎要吃掉你。不及格没关系，下次要努力就行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要塌下心来好好复习。有问题再找我。去吧。”我用力点了点头，用手捻着纸袋的绳子，不出声，其实都快哭出来了。“傻姑娘，别难过了。”汪老师总是那么心细，一下子就觉察到了。“哎，对了，林筱亦。这个给你，我有高血压，不能吃这个，你拿去吃吧。”汪老师递过一盒学生送的

巧克力给我。我接过巧克力，谢过了汪老师，跑到了厕所，让眼泪淌了个痛快，好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。

[7] 写给 YUSUKE

Dear Yusuke:

已是二月底了，东京都快被樱花埋没了吧。你的新课本上是否也有了樱花的踪迹？

东京好像比较暖和，气温在八九度左右，而北京就冷多了。昨天一场小雪悄然而至，我急忙把围巾、帽子找了出来。好冷呀！但毕竟是春天的雪，不像冬雪那样暴烈、肆虐，而是柔柔缓缓地落下来拍湿了大地。三岛由纪夫有本小说，讲的是一个贵族少年的爱情故事，我没有耐性将它读完，就扔在一边，淡忘了。昨天的雪又让我想起了这本有一个美丽名字的小说——《春雪》。

还有，yusuke，我去书店买了一本日本的食谱，里面有许多美味的菜式和可爱的插图，我准备试着做一下。

Yumi

[8] 物理宝典

周末回家，正当我舔着手指上的薯条残屑，陷在沙发里看着侦探小说时，一个电话使我的周末大为改观。

“筱亦，电话！好像你的同学打来的。”妈妈拿起话筒示意给我。





“你好，你是……是你呀！我当是谁呢？你在家干吗呢？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。”

“没什么事，挺无聊的，就是看看书，做做题。”刘晶莹轻描淡写地说，“对了，林筱亦，我想让你帮我买一本《高考物理宝典》好吗？我找了好几个书店都说没货了。我想，你爸是这个出版社的，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”

没事不登三宝殿。

“我帮你问问，”我开始琢磨，“如果买不到，你别生我的气哟！”

“没关系，总之麻烦你了，再见。”对方干脆利索地挂了电话，只留下一阵蜂音。

“是刘晶莹吧？这孩子是够刻苦的。筱亦，别整天疲疲沓沓的。拿出点精气神儿，瞧人家刘晶莹，初中学习都不如你呢，现在都在年级排二十名了。咬紧呀，千万不能放松……”妈妈唠叨着，见我不吭声，不由打住了话头。“对了，她找你什么事？”我照实说了，等着妈妈的反应。“你爸爸确实……，但是，可你……不行！”妈妈的脸经过一番阴阳变化，终于定格了。“筱亦，别傻了。这个时候所有的父母做梦都想自己的孩子能上一二分。你多了一分，你就可能考上了；少了一分，别人就可能把你挤出大学校门了。”“妈妈，”我犹豫地望着妈妈。“筱亦，周一你就跟她说这本书销路实在太好，出版社没有存货，我们也帮不上忙。”

“不好吧，大家都是老同学了。”我用手指卷着头发，迟疑着。

“别想了，就这样吧。筱亦，不是我唠叨，你再这样吊儿郎当下，可危险了。”妈妈叹了口气，爱怜埋怨交织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才转开。我回避了妈妈的目光，逃到自己的房间里。

从书架上找出《高考物理宝典》，小心擦去了封面的灰尘。好久没看了，我做的只是从爸爸手里接过这本书，在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而已。刘晶莹是我的话，这本书可能都快被她翻烂了。

“来，喝点粥吧，妈妈把核桃、芝麻、黑豆、花生、小米磨成细粉加上牛奶熬的，趁热喝吧！”一碗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的粥和妈妈的一颗心一齐端了上来。

“谢谢，妈。我正准备做题呢！”

“好孩子，加把劲，争取超过他们。”妈妈的皱纹里深深浅浅地溢满了笑容和慈祥。我心里一阵酸。

周一，面对刘晶莹一脸的期待，谎话自然流畅地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。

几天后我在刘晶莹桌上发现了这本书，她竟把整本书复印下来了。看得出，她做过不少题目了。

[9] 室友薇薇

014



我的食欲好像越来越好了，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饿鬼投胎。晚饭，半斤饺子，话一出口，吓了大师傅一跳。他给我盛了满满一饭盒，带了几分惊异的神情，瞅了我好几眼。我匆匆逃开了他好奇的目光，回到宿舍狼吞虎咽。

“我也要吃，”身后传来一个甜甜的声音和一阵熟悉的香水气味。是薇薇。最近风传高二的篮球主力给薇薇写了一封肉麻的情书，希望薇薇能与自己交往。我虽不知道薇薇拒绝与否，但薇薇最近是越来越漂亮了。皮肤更白了，眼睛更黑更亮了，嘴巴也粉嫩水亮。看来“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”这句话所言非虚。这样美丽的双唇，不要说是男生看了心动，就连我都想上前咬一口，看看是不是水做的。“饺子，猪肉韭菜馅的。吃吗？”

“啊，韭菜馅的。”薇薇把快要伸到饭盒里的筷子收了回去，一脸失望。

我扑哧一笑，薇薇也悟到什么，夹起一个饺子塞到嘴里。“好啊，筱亦，你骗我，明明是茴香馅还说是韭菜馅。是不是嫌生命过于长了。”薇薇做出一个要卡我脖子的动作，我装作十分害怕的样子，抱头逃窜，两人一直跑到走廊上。